

周楞伽著

清代七大奇案



清代七大奇案

周楞伽 著

上海文艺出版社

责任编辑：王存礼

封面设计：朱 刚

插 图：

清代七大奇案

周楞伽 著

上海文艺出版社出版、发行

(上海绍兴路74号)

新华书店经销 上海市印刷六厂印刷

开本787×1092 1/32 印张 12 插页 2 字数339,000

1990年2月第1版 1990年2月第1次印刷

印数：1—5,000册

ISBN 7 5321-0496-6/I·405 定价：4.10元

前 言

本书共收清代奇案七篇，除首篇《太原奇案》系根据吴趼人《我佛山人笔记》，发生于道光年间外，其余都发生于同治末和光绪初，即十九世纪末叶。这一时期，正值那拉氏（慈禧太后）垂帘听政，专权擅国，朝政腐败，吏治黑暗，上自督抚，下至府县，莫不贪赃枉法，草菅民命，很少有清廉正直能为民作主的好官，以致冤案层出不穷。虽然也有一些案子是由荡检逾闲的淫娃、憨不畏法的强徒，以及没有革除的陋俗所造成，但这是极个别少有的，多半还是由官吏的横行不法，挟嫌报复，擅作威福，听讼不明，主观武断，使小民无辜蒙冤，连中举的士子也难免横遭诬陷，冤蒙不白，被革去功名，惨受非刑。这个黑暗时代持续有半世纪之久，生活在这时代的小民，如临深渊，如履薄冰，生命财产毫无保障，随时都可能有横祸临头，连自己也不明白怎么会陷于法网。

这几件案子，大多数在当时都脍炙人口，轰动一时，其中如《张汶祥刺马》、《杨乃武与小白菜》等，直到百年后的今天还传诵不衰，甚至编成戏剧，演于舞台；撰成评弹，传于众口。但传说愈久，失实愈多，加之经过艺人改编，为了迎合群众趣味，往往增饰情节，制造噱头，结果离开事实愈远。而另外几件案子，当时虽或报章腾载，或众口宣传，年代一久，却已少有人知，因此都有据实写出的必要。

这里值得一提的是杨月楼婚姻冤案，事情发生在上海，主角又是京朝名伶，武生泰斗，他的合法婚姻竟被冤诬为诱拐，这件案子在当时确实是中外瞩目，喧腾众口。尤其是他在冤蒙不白，受刑下狱时，有说书女艺人沈月春仗义相助，后来遇赦归来，旧侣已难再合，双方竟结为夫妇，构成一桩传奇婚姻，梨园界传为佳话。可是由于他重上氍毹后改演老生，深自韬晦，同行也都代为隐讳不提，结果竟使这件案子湮没不彰，根本无人知晓。作者第一个揭开历史的帷幕，根据《申报》的记载，把这故事写成小说，发表在1981年的《民主与法制》上，才使这件埋没了百年的冤案重为世人所知，成为热门的话题，最近还有一家地方剧团把这题材改编为《红伶冤》戏剧，演出于舞台。对外标榜为“清末四大奇案之一”，却把案中主角杨月楼改名梁玉楼，沈月春改名程月春，不知清末何来此名优梁玉楼？而且还无中生有地杜撰了程月春进京告状向钦差上诉的情节，殊不知案经刑部判决，除非叩阍鸣冤，何来钦差可以上诉？这种改编态度是极不严肃的。

同样值得一提的是王树汶的《顶凶冤案》，这在当时也是一件朝野注目轰动一时的案子，其热闹程度不下于杨乃武案，尤其是案中主角王树汶是个未成年的孩子，竟被指为杀人越货的江洋大盗，几乎被冤枉处斩，一时报章腾载，道路相传，莫不目为奇谈。这件案子充分暴露了晚清官场的黑暗，官官相护，受贿营私，草菅民命。最后虽同样由刑部提审，平反冤狱，却不像杨乃武案那样脍炙人口，传诵不衰，也许因为案中未涉儿女私情，情节也少曲折之故吧！

末两案比较次要，不是通国皆知。《侍郎媳》一案见于俞曲园《右台仙馆笔记》，同样的案子也见于其他笔记小说，《法制文学选刊》创刊号曾转载于旧案新编，内容如出一辙，大

概这一劫夫占妇的案子在当时是实有其事的。这种代幼男娶长媳的陋俗不但流行于清末风气闭塞的河南S城，就是民国初年的湘西也有，沈从文写的《湘女萧萧》，就是一个嫁给小丈夫的待郎媳。这种陋俗往往因媳妇年长春情难遏结识私情而酿成悲剧。情欲是每个人都有的，我们不能用封建的眼光来责备她们，但像造成此案的主角黄莲姑那样枭獍为心豺狼成性的女子却极少见，不能不引起公愤。她最后的下场竟以讲述这亲手造成的悲剧为糊口资，更令人齿冷。

《洞房惊变》案见于《清朝野史大观》，名《杨村奇案》，同书另有《绍兴奇案》一篇，人物地点及致死原因不同，但情节故事完全类似，疑事实本出一源，辗转传说而有歧异。小夫妻新婚戏狎，夫掐妻身穴道，竟使妻俨然如死，过一时又复回苏，作者没有学过祖国的武术和医学，不知是否有这情况，但人为地造成死而复苏的故事，却是中外小说戏剧中所常见，唐人传奇《无双传》，莎士比亚戏剧《罗米欧与朱丽叶》，大仲马小说《基度山恩仇记》中都有这种记载，不能断言必无其事。反正写的是小说，尽可不必考证其是否属实。

本书所载各案，都是当时发生的事实，或取材野史笔记，或采自当时出版的《申报》，特别对《杨乃武与小白菜》一案，参考《桃花圣解龢笔记》，所记尤为翔实。当然，写小说不比写历史，艺术的真实不同于历史的真实，因此书中少不得也有增饰、有虚构，但这种增饰、虚构并不是胡编乱造，而是在历史事实的基础上发挥合理的想像。作为今日法制文学的公案小说，其间虽也不免有一些奇事异闻，但却不同于传奇小说的一味以猎奇为目的，不惜杜撰故事以新人耳目，必须有历史事实的根据，其内容是七实三虚。

因为是通俗小说，格调不免有一些低下，但作者的写作

态度却是严肃的，凡案中涉及色情、凶杀的地方，都不细加描绘，仅铺叙事实，一笔带过，尽量作到《国风》好色而不淫，《小雅》怨悱而不乱，曲终奏雅，义归于正，这是本书可告无罪于读者和不同于坊间花花绿绿的通俗小说的地方。

作 者

一九八八年十月十二日

内 容 提 要

本书所收七篇作品，都是根据清代发生的真实案件撰写的。其中如《杨乃武与小白菜》《张文祥刺马》等都曾轰动一时，并一直传诵至今。

清代后期，慈禧太后专权，朝政腐败，吏治黑暗，以致冤案层出不穷。本书通过七个案件，将其时官场的黑暗，官员的昏聩、民间的陋俗等等，做了淋漓尽致的描绘和揭露。这些案件情节曲折离奇，有的案中有案，悬念迭起，既有较高的认识价值，又有很强的可读性。

目 次

太原奇案.....	(1)
张汶祥刺马.....	(88)
名优奇冤.....	(107)
顶凶冤案.....	(133)
杨乃武与小白菜.....	(226)
侍郎媳.....	(292)
洞房惊变.....	(323)

太原奇案

一 薰莸异气姊妹花

清朝道光年间，太原府有一个富翁张麟池，家资巨万，人称张百万。他虽然富有，但生平却有一桩憾事，就是没有儿子，只生了两个女儿，大的叫金姑，小的叫玉姑。这两姊妹虽是一母所生，性格却完全相反：金姑飞扬佚荡，未嫁前就喜欢倚门卖俏，搔首弄姿，招蜂引蝶；玉姑却幽娴贞静，脚不出户，日常只是在家读书刺绣，消遣光阴。

封建社会盛行早婚，女子一到十五六岁，就有人来作媒，何况是全城首屈一指的巨富张百万，谁不想攀这门亲事，人财两得？所以金姑、玉姑两姊妹都很早就许配了人家。张百万是个商人，要求门当户对，两个女儿许配的人家不用说也都是城中商贾之家。不过同是商人，其中也不无区别，金姑嫁的丈夫李东波，父亲李朴非是个开当铺的，一向以重利盘剥出名，人家给他起了个别号叫李剥皮；金姑嫁后不久，丈夫就害病死了。李剥皮算盘打得精，嫌寡媳在家要多吃他一口饭，叫她搬出去另外租屋住，每月贴她少许生活费；金姑本来不安于室，嫌在夫家行动不能自由，倒也正中下怀，仗着父亲有钱，自己也会女红针指，生活勉强可以过得去，也有人说她是私门头，总之名声不大好听。玉姑还没有出嫁，未婚夫曹文璜原来出身书香门第，父亲曹世绩中过一第秀才，因为屡次投考乡试不中式，这才弃儒经商，从事书画古玩文物买卖。太原虽是北方重镇，历史上有很多帝王发祥于晋阳，但人民重武轻文，历来是虎斗龙争之地，而非声华文物之邦，因此营业清淡，家道日渐中落。曹世绩觉得这样下去不是事，听说广州繁华甲天下，是番舶聚集的所在，很多外国人不惜重价，购买中国古董书画，

便收歇了店铺，摒挡所有，携了儿子前往南方，起程前特地来向亲家张百万辞行。张百万素来嫌贫爱富，见曹家日渐破落，正后悔当初不该订这门亲事，当下表面上说了些祝贺一路顺风、利市百倍的客套话，暗中却动了悔婚的念头。他们在堂前叙话时，自有快嘴丫环去报告了玉姑，并强挽她到屏门后来偷看。玉姑见自己的未婚夫曹文璜眉清目秀，文质彬彬，不觉芳心暗许，但想到未谐百年鸳偶，先有万里鹏行，又不免惜别伤心，偷弹珠泪。

二 一女吃了两家茶

曹家父子一去三年，音信全无。玉姑已快要二十岁，旧社会婚嫁早，女子过了二十岁，就成为老小姐，无人肯要，因此张百万十分着急，四处打听，无奈当时还没有报纸这种传递消息的工具。虽然京师也有一种邸报，但上面所登载的全是上谕、官门抄、刑部审决重要案件、官吏的任免升迁，至于各地方的情况，则完全没有。过了许久，才有道路传说，广东赌风厉害，曹家父子赌输了钱，已经倾家荡产，无法回乡。张百万把这消息告诉玉姑，乘机劝女改嫁。玉姑不信道：“曹家父子都是本分生意人，哪会赌钱，一定是谣言。就算真有这事，孩儿已经许配给曹家，女子从一而终，岂有改嫁的道理？”张百万已决计悔婚，再三劝说，见女儿执意不从，不禁发狠道：“那穷鬼眼见得流落他乡，无法回来了。你今年已经二十岁，再不改嫁，将来嫁不出去，难道要我养你一辈子不成？”玉姑毅然道：“女儿已许配曹郎，生是曹家人，死是曹家鬼，要我改嫁，万万不能。如果曹郎不能回来，女儿情愿削发为尼，到尼姑庵里去修行，决不要爹爹养我。”张百万见女儿烈性，不敢再逼，但仍念念不忘悔婚，暗中托媒代玉姑另找对象。后来道路传来消息越坏，竟说曹家父子已经客死广州。张百万这时再也不犹豫了，他知道女儿绝不肯改嫁，逼也无用，决计不通知女儿，自己作主。鉴于当初许婚曹家之失，觉得商贾之家也不完全可靠，还是找一个殷实的地主家子弟，可使女儿终身有托。太原城里有一个大地主姚半城，家有良田千亩，儿子姚思孝还没有结婚，便央媒去说合。姚家也知道

玉姑美貌，张百万又是当地首屈一指的巨富，门当户对，一说便允，少不得问名纳采，下盘行聘，聘礼的丰盛，使旁观者都为之咋舌。张百万满心欢喜，哪顾得一个女儿吃了两家茶。

三 新婿待婚旧婿归

玉姑虽然深处闺中，对外间消息不大灵通，但姊妹金姑常回娘家串门，和她闲谈，传播一些小道新闻，曹家父子客死广州的传说，也通过姊妹的嘴传到她耳里。她对曹家父子因赌破产的谣言完全不信，因为她曾在屏门后偷看过曹文璜一面，知道自己的未婚夫婿绝对不是赌徒一流。但对曹家父子客死的传说却不能不信，因为三年来音信全无，一定凶多吉少，于是摒除铅华，淡妆素服，代未婚夫穿起孝来。张百万看在眼里，好生气恼。他瞒着女儿私下把她另配姚家，恐日久生变，早已约好订婚后半月即行迎娶，这时正代玉姑预备红裙绣袄，想不到她竟不穿红而穿白，好不晦气！但也无奈她何，只好暗中准备嫁妆，临期不管她肯不肯，来个霸王硬上弓，强行给她换穿吉服，塞进花轿。

从来若要人不知，除非己莫为。张百万虽想瞒过女儿，但是旧式婚礼中的下盘行聘是何等事，彩礼送到张家，众目昭彰，怎能瞒得住？当下自有丫环仆妇来报告小姐。玉姑正因传闻夫婿死亡，悲痛欲绝，听到这消息，止不住又急又气，痛恨父亲无良，把一女许配两家。好在做孝服时衣料还有多余，便把三尺白布裁成长带，准备在姚家前来迎娶的当天悬梁自尽，身殉未婚夫婿，使喜事变成丧事。

正当父女俩各怀各的心思，互不通气，距离姚家迎娶的婚期已经只有三天时，忽然有一个衣衫槛褛的青年，风尘仆仆地进门来见张百万，口称“岳父”。张百万不禁大吃一惊，原来来者非别，正是谣传已经客死广州的旧时女婿曹文璜。忙问：“你怎么到这时才回来？令尊呢？”曹文璜垂泪道：“已经过世了！”张百万道：“怎么死的？是不是因为赌输了钱，没有法子，自杀的？”曹文璜道：“没有这事，先父是秀才出身，小婿也知书识礼，哪会赌钱？这次实在是因为吃了官司，原来收进的书画中有一部分是假货，卖给洋商，被人识破，告在番禺县衙

门，县官惧怕洋人，除了勒令赔偿原价外，还处了一笔很重的罚款，弄得倾家荡产还不够抵偿，先父忧急成病，竟致不起。小婿勉强措办丧事，间关万里，一路卖文鬻字，好不容易才回到家乡，特来投奔岳父，请求救济，把亡父的棺木从广州运回原籍，埋葬祖坟，永世不忘大德！”张百万暗想：“原来这穷鬼果然遭了横事，亏得我有见识，把玉姑另外许配给姚家，要不然，岂不害了她一世？可现在姚家就要来迎娶，这穷鬼却突然地跑来了，半路里杀出程咬金，一个女儿怎嫁得两个女婿？要把这穷鬼赶出去，不但外面说起来名声不大好听，而且要是给姚家知道了，婚事说不定会发生波折，怎么办？”正在筹思无计。曹文璜见张家挂灯结彩，心里疑惑，问道：“府上现在有什么喜事？”张百万无法应对，默然不语，半晌才勉强说道：“你远来辛苦，暂且在右边耳房里休息，诸事从长计议。”心里却苦思冥想怎样打发这穷鬼出门的办法。

四 情急无奈效文君

玉姑虽然脚不出户，但家里事情不会不知道，堂前悬灯结彩，这种婚嫁的气氛刺痛了她的芳心，由于张百万严诫全家上下守口如瓶，连丫环仆妇也都不知迎娶在于何日，所以玉姑要想把喜期作为死期是办不到的，她决定提早结束自己的生命，免得事到临头想自缢也来不及。就在曹文璜投奔岳家的当晚，她取出预先准备好的白布带，打算遣散侍婢，闭门自尽。忽然丫环秀香笑嘻嘻地跑进房来说：“恭喜小姐，姑爷来了！”

这秀香是玉姑最钟爱的贴身侍婢，平素聪明伶俐，善伺人意，一向反对张百万把小姐改嫁，和玉姑一条心。玉姑还当她说的姑爷是父亲瞒着她另配的姚家那个，不禁柳眉倒竖，杏眼含嗔，怒喝道：“连你也变了！什么姑爷？那姓姚的是我爹硬给我作主胡乱许配的，你怎么也承认他是姑爷！讨打！”秀香仍旧笑得合不拢嘴，说道：“不是姚家的那个，是曹家姑爷从广州回来了。”玉姑早以为自己夫婿已经客死他乡，听了这话，出于意外，猛然一喜，不觉失声叫道：“真的吗？”秀香道：

“自然是真的，曹家姑爷前几年到广州去时曾到这里来过，那时我和小姐都在屏门背后偷看，认得千真万确，怎会有假？”玉姑合掌道：“谢天谢地！他居然活着回来了！”猛可里从枕边拿出暗藏了多时的白布带，就梳妆台上取过一把剪刀来。剪作寸寸断，笑道：“现在用不着你了。”正是：

并州快剪名天下，剪断离愁烦恼丝！

秀香在旁看得真切，这才知道小姐原来早怀死志，情愿从一而终，绝不改嫁他人，不觉暗中起敬，忍不住提醒她道：“小姐且慢高兴，老爷虽然瞒得铁桶也似，不把小姐改嫁的日期告诉人，可是丫头却听得他今天吩咐当差赵贵，到南门聚丰园去定一桌上等酒席，约好后天中午送来，大概是款待新女婿的，看来姚家迎娶的日子就在后天了。小姐，你说怎么办？”玉姑呆了一呆道：“你可知道老爷是怎样安排曹家姑爷的？”秀香道：“丫头只听得老爷叫曹家姑爷暂且在右面耳房里安歇，不知道作什么打算。”玉姑跌坐在椅子上，一时心乱如麻，不知如何是好。秀香附着她的耳朵道：“小姐，你要趁早拿定注意，老爷嫌贫爱富是出名的，曹家姑爷现在死了父亲，一贫如洗，单身来投奔老爷，两个女婿额角头碰额角头，碰在一起，老爷不能把一个小姐嫁两个女婿，总要除掉一个，就怕他暗中对曹家姑爷下毒手，到那时小姐空欢喜一场，少不得又要寻死觅活了！”玉姑虽是深闺弱质，却颇有见识，听了秀香的话，忍不住挫了挫银牙，从椅子上一跃而起道：“事到如今，我也顾不得抛头露面，越礼犯禁了。想当初卓文君私奔相如，她和相如并非先有夫妻名分；现在我已许配曹郎，实逼处此，事出无奈，未婚夫妻见上一面，也算不得荡检逾闲。秀香，今晚夜深无人时，你陪我同到右耳房去会曹家姑爷一面。”秀香道：“小姐，你一个人去好了，何必我陪？”玉姑嗔道：“岂有此理！我一个千金小姐，岂能自己去找男人搭话？少不得要你先去通报一声，说明情由，我才好去见他。”秀香笑道：“原来如此，还是小姐想得周到，丫头理应帮忙。”

五 说服曹郎相偕逃

晚饭过后，玉姑摒挡行装，把历年私蓄细软打了个包裹，等到夜深人静，这才同秀香悄悄出了闺房，穿过厅堂，来到右面耳房。见耳房里的灯火还亮着，便示意秀香前去打话。

秀香生性慧黠，知道虽然时已夜深，但难保还有下人们没有睡着，惟恐惊醒他们，所以并不上前敲门，只在纸窗上轻轻弹了两下，低声说道：“姑爷，快开门，我们小姐来了。”

曹文璜正因日间看见张家挂灯结彩，情形蹊跷，岳父说话时变貌变色，言语支吾，心中疑虑不定，不知这次万里归来投亲，前途究将得到何种结果，思潮起伏，无心入睡。忽然听得窗外人声，不觉吃了一惊。从那人叫他“姑爷”这一点上，知道来者必是张家的婢女，又听她说“小姐来了”，不觉触动了书呆子气，正色说道：“小姐怎么可以半夜来此，小可虽然出身商家，也是书香一脉，平素非礼勿言，非礼勿动，我们既已订有婚约，洞房花烛，自可相见，何争在这一时？越礼犯分的事，小可决计不做。小姐请赶快回去，如果给旁人知道，恐怕对小姐的名声不大好听！小可头可断，此门决不能开。”

玉姑听了曹文璜的话，觉得这人真是至诚君子，心中暗暗敬重，不过见他这样的紧急关头，还蒙在鼓里，说着这种迂腐腾腾的话，又不免有些焦躁。她虽然是个闺阁千金，平素以礼自持，从不和男人打话，这时为了情急，也顾不得许多了，于是便走上前去，隔着门缝说道：“曹郎，你是知书识礼的君子，小妹难道就是荡检逾闲的淫娃？我素来不出闺房一步，现在实因情急无奈，不得不趁这夜深人静的时候，冒耻前来和你商量。你知道堂前挂灯结彩是什么缘故？我父亲嫌贫爱富，听说你已死在广州，再三逼我改嫁，小妹不从，他竟不经我同意，私下把我另外许配给了姚家，后天就要来迎娶，在这样的紧急关头，你还当我是私奔，真是岂有此理！”话犹未了，房门“呀”的一声轻轻打了开来，曹文璜迎门一揖道：“小可万里远来，不知道有这种曲折情节，刚才错怪了小姐，还望恕罪！”玉姑含羞不语。秀香指着

玉姑身上的孝服说道：“姑爷，你刚才的话实在太对不住我们小姐了！你把我们小姐当做什么样的人？她听外面谣传说你死了，到现在还代你穿着孝！你要不是早来一步，恐怕她连命都没有了，原来她还私下藏着一条白布带，准备在姚家来迎亲的时候，上吊自杀哩！”曹文璜忍不住深深一躬到地，道歉说：“小可不知小姐如此三贞九烈，实在该死！”正是：

龙尾未乘新萧史，鸾台先拜女相如。

两下施礼已毕，彼此落座。秀香见机，早把房门关上，将身靠在门上。玉姑早在几年前就在屏门后见过曹文璜一面，所以并不正眼觑他；曹文璜却还是第一次和她相会，见她天姿国色，端庄秀丽，私心窃喜，但一想到佳人恐怕要属沙吒利^①，又不禁愁肠百结。寻思无计，只好皱眉问道：“现在我们怎么办？”玉姑道：“老父无良，把小妹另配别姓，女子从一而终，决无改嫁之理。幸亏曹郎不迟不早恰巧在今天到来；这是天可怜见，完成小妹的志愿。现在事势急迫，更无两全之道，我们两人只有一同逃往他乡外县，别谋生计。”曹文璜现出为难的神气，摇头道：“小姐太不明白小可的境况了！小可这次万里投亲，非同容易，一路上卖文鬻字，好像乞丐一样，才得勉强到此。现在囊无分文，再要外逃，这笔旅费从哪里来？”玉姑含笑把手里的包裹向曹文璜眼前一晃道：“小妹略有私蓄，这包裹里的东西，足够作路上的盘川，不要说千里路程不在话下，就是同你到广州去也不难。”曹文璜道：“话虽这样说，但小可现在穷困非凡，连自己一个人糊口都顾不周全，哪里还养得起小姐？既为夫妻，就得百年偕老，终身厮守，永不分离；来日方长，如果我永远这样穷困下去，岂不连累了小姐？”玉姑道：“曹郎不必担忧，男子汉岂有长期穷困的道理？就算以后真的没有出头日子，小妹也甘居贫贱，决不后悔。为今之计，我们也不必逃得太远，不妨就在附近州县找个地方落脚，把我这包裹中所有的财物变卖了，开爿小店，暂时度日。从前卓文君和司马相如逃出去后，不是也曾开过小店，文君当垆卖酒，相如亲自在街心洗碗吗？大丈夫能屈能伸，你的

^① 沙吒利——唐朝蕃将，曾夺诗人韩翃爱姬柳氏。

才学虽不及司马相如，但也不是胸无点墨的人，何必为前途担忧？”曹文璜还在踌躇不决，拿不定主意，秀香在一旁不耐烦地催促道：“姑爷怎么这样胆小？也没见过你这种前怕狼后怕虎的人！小姐的话句句在理，你们逃出去决不会饿死，再要三心二意，在这里呆下去，到姚家的花轿一来，逃也逃不脱，小姐是不肯改嫁的，少不得又要上吊自杀，你也只好做一世孤老了。”曹文璜经她这样一说，果然被说动了心，但仍旧不无顾虑地说：“现在已经夜深，恐怕路上碰着巡逻的，反为不美，还是等天亮了再说罢！”秀香忍不住“噗哧”一声笑出来道：“你真是书呆子！天一亮，府里上上下下的人都起来了，哪里还容你逃？”曹文璜终于下了决心道：“既然如此，那就走罢！小可身无长物，要走就走，就怕小姐小脚伶仃，走不动长路！”玉姑毅然道：“只要能够逃出这虎穴龙潭，任凭什么困难我都无所畏惧，何况有你在身边，更平添了我十分勇气，还怕什么？只是……”说到这里，把眼瞟了一下秀香道：“我实在舍不得这丫头！我们名虽主婢，情同姊妹，抛下她走，不但我心里割舍不下，还怕她难免要受老父责打，认为我们逃走必是她从中穿针引线，叫我怎能放心！曹郎，我和你商量，我们能不能带着她同走？”曹文璜皱眉道：“单是我们两人同逃，路上还恐惹人注意，如果再带上她，更加招眼了。万万使不得！”玉姑还待开口，秀香已抢着说道：“小姐，你和姑爷走你们的，不要管我。老爷面前，丫头自有法子对付。你们这趟出去，在外面有了安身的地方，我可以把府里的情形随时向你们通风报信，倒比跟着你们走好些。”玉姑想想，觉得这话也有道理，于是就不再勉强。

当下仍由秀香引导着他们穿过院落，悄悄打开角门，放他们出去，说了一声“一路保重”，重新轻轻掩上门，自回内室去了。正是：

打破玉笼飞彩凤，顿开金锁走蛟龙。

六 投宿姊家遭拒绝

两人出得门来，只觉天昏地黑，不辨南北东西，加之夜深露重，身子都不免有些瑟缩。曹文璜不觉埋怨道：“我原说夜里走不方便，现在